



「學生作家培育計劃」2025/26學年

學生作家徵文比賽

高中組二等獎

聖保祿學校（中學部） 四年級 朱思璇

在垃圾堆裏打撈的怪爺爺

我家樓下住著一個怪人。

這是整個小區心照不宣的秘密。那個頭髮花白的老人永遠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衫，每天駝著背出現在垃圾桶旁。他並不是拾荒者，我聽說過他的退休金存摺，那串數字足夠他體面地度過餘生。但他就是整天彎著腰，在臭氣熏天的垃圾桶裏翻找。

孩子們都叫他「垃圾爺爺」，大人們聽了，也只是輕輕拍了一下孩子的肩膀，卻沒再多說甚麼。這些一舉一動都在無意間被我刻在了眼底，這種厭惡在我心裏扎了根。有時在電梯裏遇見他，我總是下意識地屏住呼吸。

直到那個深夜，我散步經過垃圾站時，看見了一個佝僂的黑影。雖然只看見了黑影，但那從垃圾場飄來的酸腐味，讓有著刻板印象的我下意識地認出那是張爺爺。我走近兩步看清了——他不是翻垃圾，他在用濕布擦拭一個個從垃圾堆裏撿出來的相框，有老式木頭的，有廉價塑料的，有幾個甚至鑲著玻璃。他擦一下，舉起來對著光端詳一下，動作極緩，彷彿手裏捧的不是相框，而是某個人最後的體面。他把擦乾淨的相框整齊地排成一列，像在擺渡甚麼人最後的記憶。我沒敢出聲，悄悄退開了。

從第二天開始，我留意起他的一舉一動。我發現他翻垃圾時，翻到鋒利的碎片會特意包好再扔；我看見他會特意去找孩子們弄丟的玩具，撿到



時還會擦乾淨放到涼亭的長椅上，導致那些天真的孩子一直以為那個涼亭有魔法；我注意到他將那些流浪的小貓餵得白白胖胖，每一隻都擁有自己的名字。可我還是不懂那些相框的意義。

直到我奶奶去世，整理遺物時，翻出一摞厚厚的相冊，我本以為爸媽會將這些相冊全部留下，畢竟那些是奶奶僅存的回憶，但他們卻只從中挑了幾張「好的」、體面的、端坐著的證件照，像是只想保留讓以後的小輩了解到自己的長輩長甚麼樣子的機會。至於那些回憶便連同舊傢俱一起，被扔到了樓下的垃圾堆。

扔完後不久，我看見張爺爺又出現在垃圾站，幾分鐘後抱著甚麼慢慢走向小區圍牆邊那棵榕樹。樹下有個小土坡，他在那蹲著把甚麼東西埋進土裏。我走近了才看清——是奶奶的照片。照片上的奶奶還年輕，紮著兩條辮子，站在老屋門前笑得眯起眼；她與朋友們在小溪旁打鬧，水花濺了一身；她握著一個小女孩的手，蹲在泥地上用樹枝教她寫字。照片中的她是個笑容燦爛的女孩，全然沒有爸媽保留的那幾張端莊威嚴的長輩樣。

「張爺爺……」

他回頭，臉上只有一種我說不清的平靜：「你奶奶啊，教過我女兒識字。那時候我們窮，買不起紙筆，你奶奶就用樹枝在地上畫。我女兒現在在美國當教授，來信總問，老師還好嗎？」

他頓了頓，把最後一捧土壓實：「這照片扔了，就再也沒人記得她年輕時的樣子了。我替她埋在這，樹替我記著。」我才知道，那個小土坡下埋著幾十個相框。每一段被遺棄的回憶，他都替這個世界好好收著。他翻垃圾不是為了賣錢，是在打撈被隨手丟棄的時光。



他說：「人老了看不得這些。每張照片背後都是一輩子，扔了，就真沒了。」

今年秋天，張爺爺搬走了。走之前，他把那棵榕樹下的秘密告訴了新來的保安。我路過時，看見那個保安正蹲在那裏，往土坡上撒一把新土。

我忽然想起孔子那句話：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」曾經我以為「賢」是驚天動地的壯舉，是寫在書本裏的豐碑。可張爺爺讓我明白，真正的「賢」，有時候只是一個老人彎下的腰，是一雙在垃圾堆裏尋找尊嚴的手，是一個人用十年時間替陌生人保存那些被遺忘的回憶。

而「見不賢而內自省」呢？大概就是想起自己在電梯裏屏住的那口氣吧，想起那些年投向他的白眼，想起自己曾輕易聽信別人對他的偏見。我慶幸那個深夜讓我看見了他，也看見了自己。

張爺爺走後，我偶爾也會去榕樹下坐坐。陽光從枝葉間漏下來，落在那個小小的土坡上。泥土之下，有無數段回憶在靜靜呼吸。我坐在那裏，有時候還能看見他的背影，藍布衫，佝僂的腰，一步一步走向垃圾站。

評語：選材獨特，描寫爺爺守護遺棄照片的故事，重新定義「賢」在於為世界打撈被遺忘的尊嚴。